

## 〈曹沫之陣〉之〈論三教〉滬皖本對讀<sup>\*</sup>

黃澤鈞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對比〈曹沫之陳〉第三章〈論三教〉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滬本）與《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皖本）的內容。新公布的安大簡簡序有助於本篇簡文的理解。並針對「古文虞」和「剌／縹」字的釋讀，提出新的釋讀。關於「古文虞」之字，在簡文中應該釋讀為「毋譁軍，毋避罪」及「收卒使兵」，分別讀為「譁」，軍隊譁亂之義；與「收」，收攏士卒之義。關於「剌／縹」字，在簡文中應該釋讀為「一人有多，四人皆賞，所以為搏」、「親率勝使人，不親則不搏」，皆應讀為「搏」，即團結軍隊之義。

**關鍵詞：**曹沫之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釋文校釋、戰國竹簡

---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清華拾〈四告〉校讀及《尚書》文體交涉研究（112-2410-H-030-095-）」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九屆海峽兩岸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2023年9月22-23日）宣讀。在《中國文字》審查過程，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悉心謚正，謹此致上由衷謝忱。

# Comparative reading of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Cao Mo’s Art of War) ” in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Books* between Shanghai version and Anhui version

Huang Tse-ch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contents of Chapter Three, “On the Three Teachings,” in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Cao Mo’s military formation) ” in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Books Housed at the Shanghai Museum (Vol. 2)* (Shanghai version) and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Cao Mo’s military formation) ” in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housed at Anhui University (Vol. 2)* (Anhui version). The newly released preface of the Anhui University slips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in this article. Furthermore, it presents new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the characters “古文虞” (guwenyu) and “剋／縶” (zhuan).

Regarding the character “古文虞” (guwenyu), within the bamboo slips,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Do not create chaos within the army, do not avoid guilt” and “Gather troops and command soldiers,” with “譁” (hua) meaning the chaos caused within the army and “收” (shou) signifying the gathering and control of soldier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剋／縶” (zhuan), within the bamboo slips,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When one person accomplishes much, all four receive commendation, thus fostering unity” and “Directly leading victorious soldiers; if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unity cannot be achieved.” In both cases, “搏” (tuan) should be read, signifying the unity of the army.

**Keyword:** Cao Mo Zhi Zhen,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Slips Housed at the Shanghai Museum*,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housed at Anhui University* Textual Exegesis and Critical Annotations,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四）》有一篇講述兵學、治國的文章，根據簡背命名為〈曹沫之陳〉（以下簡稱上博四〈曹沫之陳〉），<sup>1</sup>因為竹簡殘斷，且當時未有簡背資訊可以參考，故本篇編聯研究者提出許多方案，不下十種。然而在二〇二二年八月公布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也有一篇相同的內容（以下簡稱安大二〈曹沫之陳〉），<sup>2</sup>根據簡背資訊，以及上博簡以來的研究成果，對於竹簡編聯以及內容，又有更進一的認識。

〈曹沫之陳〉體制龐大，上博簡有六十五支簡，安大簡有四十六支簡。為方便掌握內容，以下討論皆根據《上博四讀本》分為七章，其中本文針對第三章〈論三教〉一段文字的討論。

## 一 「論三教」之篇幅

〈曹沫之陳〉全篇為曹沫與魯莊公問答。根據上博、安大對讀，第三章〈論三教〉共有四問四答，前三問分別是「為和於邦」、「為和於舍」以及「為和於陣」，第四問「此三者足以戰乎」則有類似總結與承上啟下的作用。第一問「和於邦」乃是上博簡20、簡21、簡22，安大為簡12、簡13。關於簡序編聯，目前沒有較大歧異。<sup>3</sup>

至於第二問「為和於舍」為上博簡22、簡25<sup>4</sup>、簡23下的內容，其中後半段逐簡殘缺少了數十字，內容為：

<sup>1</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9-285。相關釋文校讀可以參照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12日。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陳》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28>，發表日期：2005年2月20日。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陳》注釋〉，《中國文學研究》第21期（2006年1月），頁1-38。朱賜麟：《曹劇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季旭昇主編，袁國華協編，陳思婷、張繼凌、高佑仁、朱賜麟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3月），頁137-233，以下簡稱「《上博四讀本》」。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白於藍：〈《曹沫之陳》新編釋文及相關問題探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65>，發表日期：2008年8月3日。俞紹宏、張青松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冊4，頁213-343。

<sup>2</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8月），頁53-76。

<sup>3</sup> 其中上博簡21「祿毋賃」之「賃」，上博整理者讀為「負」、陳劍讀為「倍」、陳斯鵬讀為「背」，而安大簡13亦做「賃」，在釋讀上無法提供新的參照或證據。

<sup>4</sup> 上博簡22後接簡25，此為朱賜麟首先提出，《上博四讀本》、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從之，目前根據安大簡來看是正確的編聯方式。

媯（莊）公曰：「為和於讙（舍）女（如）可（何）？」

蔽（曹）斂（沫）曰：「三軍出，君自銜（率）【二二】必又（有）二橫（將）軍，母（每）橫（將）軍必又（有）讙（數）辟（嬖）夫=（大夫），母（每）俾（嬖）夫=（大夫）必又（有）讙（數）大官之帀（師）、公孫公子，凡又（有）司銜（率）俎（長）【二五】□□□□□□□□□□□□□□□□，其（期）會之不難，所以為和於讙（舍）。」……【二三下】

此外上博四〈曹沫之陳〉第七章〈論為親、為和、為義〉有一段文字（簡37上）：

民者，毋囟（攝）筐（爵），母（毋）𠂔（御）軍，母（毋）辟（避）臯（罪），甬（用）都誓（教）於邦【三七上】

安大二〈曹沫之陳〉簡14、簡15、簡16的內容如下：

媯（莊）公曰：「為和於讙（舍）女（如）之可（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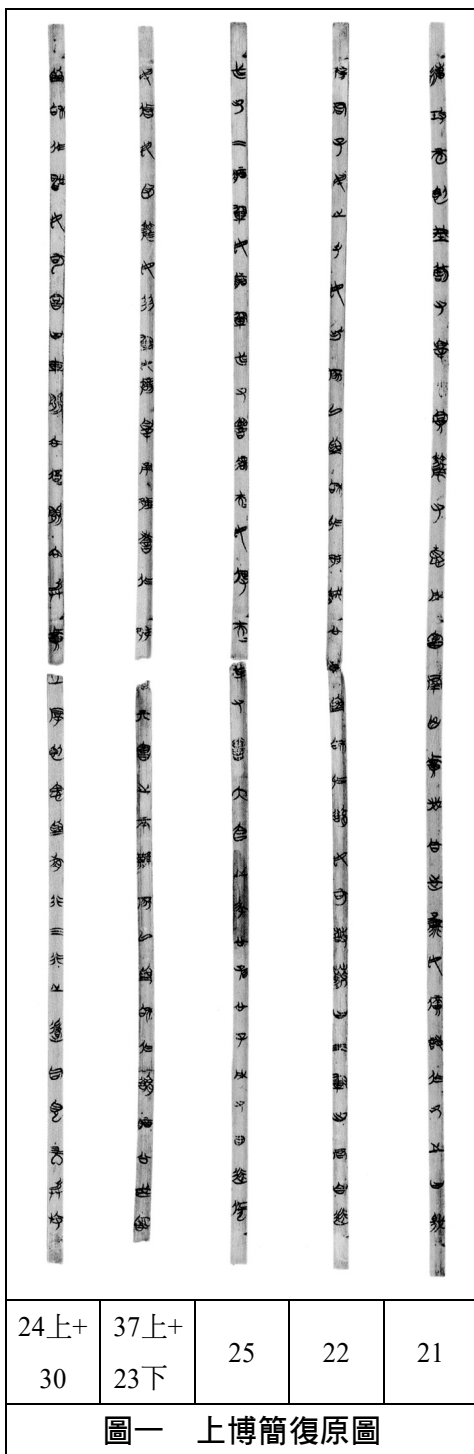
蔽（曹）斂（沫）曰：【一四】「三軍大出，君自銜（率）必又（有）二橫（將）軍，母（每）<sup>5</sup>橫（將）軍必又（有）讙（數）連（嬖）夫=（大夫），母（每）連（嬖）夫=（大夫）必又（有）讙（數）大官之帀（師）、公孫公子，凡又（有）司銜（率）俎（長）民者，【一五】毋角（祿）筐（爵），母（毋）𠂔（從）軍而辟（避）臯（罪）<sup>6</sup>，凡用誓（教）於邦，其（期）會之不難，所以為和於讙（舍）。」

安大二〈曹沫之陳〉的公布，首先解決了上博四〈曹沫之陳〉簡37上的歸屬問題。由於該段文字，在安大二〈曹沫之陳〉中，橫跨簡14至簡15，因此可知上博四〈曹沫之陳〉的編聯為「簡22、簡25、簡37上、簡23下」，過去數十種編聯方案中，還未有將簡37上至於此處。

<sup>5</sup> 母，這裡連續二「母……必有」之句型，「母」字上博簡整理者、陳劍、白於藍、安大簡整理者均讀為「毋」。邴尚白、朱賜麟均讀為「每」。其中朱賜麟指出：「由將軍以至官師，都是部隊中最重要的各級指揮官，彼此聲息相通，如臂使指，而且同生共死，關係密切，怎麼可以缺少任何一個層級？何況是『無將軍』，又誰來指揮？尤其當第25簡上接第22簡時，『三軍出，君自率』，建中立極，全軍矚目，更不可能發生『無將軍』、『無裨大夫』的情況。」

<sup>6</sup> 「毋𠂔軍而避罪」，上博「而」作「毋」，為「毋𠂔軍、毋避罪」。

因此上博四〈曹沫之陳〉這一段內容的竹簡復原，應該如圖一所示，分別為簡21、22、25、37上+23下、24上+30。簡37上與簡23下應為一簡，簡24上與本來就上殘只存半支的簡30應該為一簡。



以上這兩批竹簡，公布時間差距近二十年。期間對於上博四〈曹沫之陳〉的竹簡編聯，有眾多方案，<sup>7</sup> 即便集結眾人之力，其中疑難也未能全面解決，由此可見戰國文字的研究，可謂筆路藍縷，得來不易。

其後第三問「為和於舍」與第四問總結的差異就更大了。安大簡有簡背畫痕，以及整體竹簡保存較良好的情況，釋文如下：

臧（莊）公曰：「為和於戟（陳）女（如）之可（何）？」

舍（答）曰：「車【一六】闕（間）容伍=（伍，伍）闕（間）容兵，貴位至（重）飢（食），思（使）為前行。𠂔（三）行之遠（後），句（後／苟）<sup>8</sup> 見𠂔（短）兵，收（什）五（伍）之闕（間）必又（有）公孫、公子，是胃（謂）軍紀<sup>9</sup>。五人𠂔（以）敵（伍），【一七】𠂔=（一人）又（有）多，四人皆賞，所𠂔（以）為刺（搏）。毋止（尚）獲（獲）而止（尚）𠂔（聞）命，所𠂔（以）為母（毋）退。遲（將）<sup>10</sup> 車𠂔（以）車，銜（率）徒<sup>11</sup> 𠂔（以）徒，<sup>12</sup> 所𠂔（以）同死於民。」

臧（莊）公曰：「此三者<sup>13</sup>足𠂔（以）【一八】戰（戰）虐（乎）？」

舍（答）曰：「戒癆（勝）𠂔（急），果癆（勝）矣（疑），𠂔（親）銜（率）癆（勝）吏（使）人，<sup>14</sup> 不𠂔（親）則不刺（搏），不和則不𠂔（輯），不義則不備（服）。」

<sup>7</sup> 諸家說法可參高佑仁〈曹沫之陣譯釋〉（《上博四讀本》）、俞紹宏、張青松《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

<sup>8</sup> 句，《上博四讀本》讀為「後」，上博簡整理者、安大簡整理者均讀為「苟」。

<sup>9</sup> 軍紀，軍隊的綱紀法度。《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謂「綱紀」，鄭《箋》謂「紀理」。

<sup>10</sup> 遲（將），上博作「銜（率）」，將，統帥、帶領。《左傳》桓公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國語·晉語三》：「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眾，死。」韋昭《注》：「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張守節《正義》：「將，如字。『將』猶『領』也。」

<sup>11</sup> 徒，指步兵。在銀雀山《孫臏兵法》中「徒（徒人）」與「車」相對，可知是兩種不同的兵種。《詩·魯頌·閟宮》：「公徒三萬，貝胄朱綬。」朱熹《集傳》：「徒，步卒也。」《孫臏兵法·十陣》：「車毋馳，徒人毋趨。」《孫臏兵法·十問》：「敵雖十倍，使我車騎，三軍可擊。此擊徒人之道也。」

<sup>12</sup> 將車以車，率徒以徒。上博整理者云：「這裡指率車則與車同在，率徒則與徒同在。」安大整理者云：「指率車則與車同在，率徒則與徒同在。」根據前後文義來看，大致符合此義，特別是下一問答有「親率勝使人」，親自率軍，勝過後方指揮。然就個別字義訓詁而言，「以」似無「同在」義。「以」字構形本義為人手持物，有提攜、攜帶之義。《易·歸妹》「歸妹以娣」、「歸妹以須」、《詩·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書·盤庚中》「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以上都是攜帶、率領之義。〈曹沫之陣〉「將車以車，率徒以徒」意謂統帥車兵之人將親自率車兵作戰，統帥步兵之人將親自率領步兵作戰。

<sup>13</sup> 三者，根據上文來看，即三教「為和於邦」、「為和於舍」和「為和於陣」。





<sup>14</sup> 過去上博簡均將「吏（使）人」下讀，安大簡顧王樂認為應當上讀，「親率」與「使人」相對。

依照這樣的編聯方式，上博的編聯應為：簡23下、簡24上、簡30<sup>15</sup>、簡62、簡58<sup>16</sup>、簡49<sup>17</sup>、簡33<sup>18</sup>。其中簡30與簡62連讀，過去尚未也學者提及，<sup>19</sup>其餘個別邊聯方式，皆有學者提出。

第四問總結部分，提到了「不親、不和、不義」，下一章則是莊公分別就「親、和、義」等方面提問，因此第四節也有承上啟下的功能。接近《上博四讀本》第七章〈論為親、為和、為義〉的內容。

## 二 二處「古文虞」之字

在上述竹簡內容中，有一個疑難字，在〈曹沫之陳〉中共出現二次，以下列出文字圖版及前後文：

上博		
	簡37上：母歛軍，毋避罪	簡29：卒使兵
安大		
	簡16：母歛軍而避罪	簡32：卒使兵

關於此字，上博整理者李零先釋為「御」，謂「《六韜·龍韜·立將》：『臣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自古兵家最忌中御之患，疑簡文所述即此意。」<sup>20</sup>《上博四讀本》、高佑仁、<sup>21</sup>單育辰從之。陳斯鵬釋為「從」，<sup>22</sup>安大簡

<sup>15</sup> 陳斯鵬首先提出「簡24上、簡30」連讀。

<sup>16</sup> 陳劍首先提出「簡62、簡58」連讀。

<sup>17</sup> 李銳首先提出「簡58、簡49」連讀，詳參李銳：〈《曹沫之陣》釋文新編〉，「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lirui002.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25日。

<sup>18</sup> 李銳首先提出「簡49、簡33」連讀。

<sup>19</sup> 雖然未有學者提出「簡30、簡62」連讀，但是高佑仁、朱賜麟將「簡30、簡26、簡62」連讀。



<sup>20</sup> 李零：〈曹沫之陣釋文注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7。


<sup>21</sup>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頁360。

<sup>22</sup> 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陣》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28>，發表日期：2005年2月20日。



公布亦作此主張。<sup>23</sup>蘇建洲對於釋作「從」的看法提出懷疑。<sup>24</sup>何有祖認為與「旅」有段距離，根據《汗簡》可以讀為「耀」，「耀兵」與「耀武」同義。<sup>25</sup>邴尚白從之。<sup>26</sup>

上博四〈曹沫之陳〉的整理者李零就認為此字與傳鈔古文「虞」字有關，<sup>27</sup>蘇建洲贊同此說，<sup>28</sup>陳斯鵬進一步指出，傳鈔古文「虞」的字形，是由戰國文字「吳」筆畫斷裂演變而來。<sup>29</sup>之後陳劍根據〈毛公鼎〉和清華伍〈湯處於湯丘〉等字形，都是傳鈔古文之「虞」字，而且多數都讀為「華」或从「華」得聲之字。<sup>30</sup>因為有〈毛公鼎〉、清華伍〈湯處於湯丘〉的字形參照，加上前後文義「大炆（譁）不靜」、「服不炆（華）文，器不雕鏤」的參照，對於此字的考釋便較為肯定。

其後清華九〈成人〉7-8「各有聲容，無雜英相（過／譁／虞），飲食不改」，清華簡整理者讀為「過」，註釋云：「從二化，又見毛公鼎（《集成》二八四一）、詛楚文及清華簡《湯處於湯丘》等，疑讀為『過』。《文子·自然》：『即萬物一齊，毋由相過。』『飢』下有合文符號，讀為『食飢』。此句意為各類禽獸、穀植皆有其性徵，不可混亂相過，對其食飢不可改變。」<sup>31</sup>是謂上天降下的各種飛禽走獸及植物，各有其特色，習性不同應該隨意混雜。單育辰（武漢網「ee」）謂：「簡8、簡22所釋的『過』即現今學者多讀為『華』、『嘩』的那個字，整理者未采用其說，或有其他考慮。」<sup>32</sup>而後指出「與楚文字常見的

<sup>23</sup> 陳斯鵬：〈談談安大簡《曹蔑之陣》中的幾處訛字〉，「中國文字學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南通：南通大學文學院，2022年11月19-20日），頁82-90。

<sup>24</sup> 蘇建洲：〈《上博（四）·曹沫之陣》三則補議〉，「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sujianzhou003.htm>，發表日期：2005年3月10日。

<sup>25</sup>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eyouzhu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4月15日。

<sup>26</sup>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頁20-21。

<sup>27</sup> 李零：〈曹沫之陣釋文注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2。

<sup>28</sup> 蘇建洲：〈《上博（四）·曹沫之陣》三則補議〉，「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sujianzhou003.htm>，發表日期：2005年3月10日。

<sup>29</sup>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3月），頁150-152。

<sup>30</sup> 陳劍：〈《清華簡（伍）》的「古文虞」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5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4月），頁261-286。

<sup>31</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1月），頁159，注釋24。

<sup>32</sup> 武漢網帳號「ee」（單育辰）發言見：武漢網帳號「悅園」（尉侯凱）：〈清華九《成人》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2>），7樓發言，2019年11月22日21:34。

『化』字不同，前者是兩人上下相對，後者是兩人左右相對，似乎是兩個系統。……可能讀為『譁』，是譁亂的意思。《書·費誓》：『人無譁，聽命』，《孫子·軍爭》：『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sup>33</sup>王寧讀為「毋雜英相華」，<sup>34</sup>即「植物之間不能英華混雜」<sup>35</sup>審查意見指出，應該讀為「無雜英相虞」。若是「植物之間不能英華混雜」，則原文應該是「毋雜英華」或「毋相雜英華」，並非〈成人〉之「毋雜英相華」。

據此應是「雜」、「英」相對，「雜」即雜駁不純，「英」為傑出獨特，就人而言指傑出人才，<sup>36</sup>就事物而言則是純粹精華，如《禮記·樂記》：「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穎達《正義》：「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於外，是英華發於身外。」<sup>37</sup>孫希旦《禮記集解》：「情深而氣盛者，德也，和順之積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樂也，英華之發於外者也。」<sup>38</sup>因此〈成人〉「雜」（雜駁不純）與「英」（純粹精華），兩者不該混雜錯亂。

在安大二〈曹沫之陳〉公布後，王寧主張〈曹沫之陳〉皆應讀為「譁」：

兩個「從」字寫法與普通的「從」字迥異，此當非「從」字。整理者指出此字上博簡本作「𠂔」，兩相對比可知此字當即見於清華簡《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和《成人》中的所謂「𠂔」字的省寫，上博簡本的寫法

<sup>33</sup> 單育辰：〈《清華九》〈成人〉釋文商榷〉，《中國文字》總第3期（2020年6月），頁280。

<sup>34</sup> 武漢網帳號「王寧」發言見：武漢網帳號「悅園」（尉侯凱）：〈清華九《成人》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2>），24樓發言，發表日期：2019年11月25日10:00。

<sup>35</sup> 武漢網帳號「王寧」發言見：武漢網帳號「悅園」（尉侯凱）：〈清華九《成人》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2>），76樓發言，發表日期：2019年12月14日18:22。

<sup>36</sup> 《戰國策·齊策三·孟嘗君出行國》「小國英桀之士」，高誘《注》：「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禮記·禮運》「三代之英」，孔穎達《正義》：「英，俊選之尤者。《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荀子·儒效》「其通也英傑化之」，楊倞《注》：「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608。〔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卷21，葉3。〔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2版），頁163。

<sup>37</sup>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儀禮注疏》，卷38，葉13。

<sup>38</sup>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2月），頁1006。

是異體，並非是「𡗗」，簡文中用為「華」或「譱」。《曹沫之陳》中均當讀「譱」，「譱軍」、「譱卒」是。<sup>39</sup>

「譱」或「嘩」指得是吵鬧、喧嘩，對於軍隊的運作，自然不利，容易造成指揮系統失靈或是叛變。在《吳子·論將》中有：「若其眾譱譱，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可見譱譱喧鬧皆需要禁止。

若此上博簡37「毋𡗗（譱）軍，毋避罪」，即軍隊中不應該喧鬧譱變，不應該卸責避錯。兩句話是獨立、並列的關係。而在安大簡16「毋𡗗（譱）軍而避罪」，則是說不要在軍隊中喧鬧譱變，最後又躲避罪責。「譱軍」與「避罪」是因果關係，兩篇竹簡略有不同。

然而另一處的內容，上博簡29「吾戰敵不順於天命，返師將復戰。必召邦之貴人及邦之奇士，𡗗（譱）卒事（使）兵<sup>40</sup>，毋復前……」，這是在講述軍隊反攻的過程，在這個情況下，也不應該用「譱」。

上博簡29「𡗗卒事（使）兵」，整理者李零謂：「第一字又見下第四十一簡<sup>41</sup>，正始石經（《左傳·隱公元年》正義引）、《汗簡》第二十六頁背、《古文四聲韻》卷一第二十四頁正並以為古文『虞』字。這裡疑讀為『御卒使兵』。」<sup>42</sup>邴尚白認為應該讀為「擢」。<sup>43</sup>邴尚白將簡37上讀為「耀」，簡29讀為「擢」，將二處釋讀為不同字。

本文認為，〈曹沫之陳〉中二處「𡗗」，或許要分別處理。「𡗗」即古文「虞」，在目前所見出土材料中，多讀為「華」或从「華」聲之字。其中上博29「𡗗卒使兵」為軍隊反攻，「𡗗」可以讀為「收」。「華」字古音曉母魚部，「收」字古音書母幽部。<sup>44</sup>《漢字通用聲素研究》中有【𠂔通于】條，<sup>45</sup>可知二者可以通假。「收」有攻取、占據義，如《左傳》隱公元年：「大叔又收貳以為

<sup>39</sup> 武漢網帳號「王寧」發言見：武漢網帳號「潘燈」：〈安大簡《曹沫之陳》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8>），65樓發言，發表日期：2022年9月11日14:31。

<sup>40</sup> 「𡗗卒事兵」，安大簡32作「𡗗卒𡗗兵」。整理者云：「『𡗗兵』疑讀為『撝兵』，猶言『執兵』，《說文·手部》：『撝，執也。』」若此，則「使兵」與「執兵」義近。

<sup>41</sup> 此「四十一」應為「三十七」之誤，高佑仁已指出。

<sup>42</sup> 李零：〈曹沫之陣釋文注釋〉，頁262。

<sup>43</sup>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頁20-21。





<sup>44</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華學誠主編：《文獻語言學》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8月），「華」字頁59，「收」字頁21。

<sup>45</sup>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156。

己邑。」<sup>46</sup>有約束、控制義，如《晏子春秋·外篇下》：「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sup>47</sup>有聚集、收集義，如《詩·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毛《傳》：「收，聚也。」<sup>48</sup>在控制軍隊、聚集軍隊方面，如《史記·楚世家》：「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sup>49</sup>《史記·韓信盧綰列傳》：「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sup>50</sup>皆可與〈曹沫之陳〉相互參照。「收卒使兵／執兵」謂收攏、召集軍隊，再與敵人交戰。

### 三 所以為搏／不親則不縛

上博簡62的「所以為剗」以及簡33的「不親則不縛」，在安大簡公布後，則有了不同的思考：

上博		
	簡26+62：一人有多，四人皆賞，所以為剗	簡33：親率勝使人，不親則不縛
安大		
	簡18：一人有多，四人皆賞，所以為剗	簡19：親率勝使人，不親則不剗

<sup>46</sup>〔東周〕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卷2，葉18。

<sup>47</sup>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517。

<sup>48</sup>〔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卷19之1，葉12。

<sup>49</sup>〔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頁1717。

<sup>50</sup>〔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2634。

首先關於「所以為剗」的釋讀：

上博簡62之「剗」，整理者李零讀隸作「剗」，讀為「斷」。<sup>51</sup>陳劍謂：「斷，決也，猶言裁定功過賞罰之標準。」<sup>52</sup>《上博四讀本》從之。<sup>53</sup>安大簡整理者根據黃德寬的意見讀為「敦」：

「勑」，从「刀」，「𠂔」聲。《說文》「斷」之古文作「𠂔」，源於此類形體。「勑（斷）」，讀為「敦」。《爾雅·釋詁上》：「敦，勉也。」簡文謂因一人有功，而一併獎賞其他四人，目的是為了敦勉他們奮力作戰（黃德寬）。或說：「斷，決也，猶言裁定功過賞罰之標準。」（參陳劍：《戰國竹書論集》頁一一八注六）<sup>54</sup>

其次關於「不親則不縉／剗」的釋讀：

上博簡33之「縉」，整理者李零讀為「敦」，謂「有淳厚之義」。<sup>55</sup>陳劍、白於藍之釋文皆從之。<sup>56</sup>《上博四讀本》認為「敦」當訓「勤勉」。<sup>57</sup>高佑仁在釋文中讀為「敦」，注釋之字頭又讀為「庸」。<sup>58</sup>連劭名讀為「淳」，忠謹貌。<sup>59</sup>俞紹宏認為：「『縉』右從《說文》『墉』古文為聲，可讀『融』，和樂。……簡文所述這幾情況是不利於守國的。」<sup>60</sup>此「縉」字安大簡作「剗」，安大簡整理者根據黃德寬的意見讀為「敦」：

<sup>51</sup> 李零：〈曹沫之陣釋文注釋〉，頁283。

<sup>52</sup>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12日。

<sup>53</sup> 季旭昇主編，袁國華協編，陳思婷、張繼凌、高佑仁、朱賜麟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頁187。

<sup>54</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64，注釋64。

<sup>55</sup> 李零：〈曹沫之陣釋文注釋〉，頁264。

<sup>56</sup>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12日。白於藍：〈《曹沫之陳》新編釋文及相關問題探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65>，發表日期：2008年8月3日。

<sup>57</sup> 季旭昇主編，袁國華協編，陳思婷、張繼凌、高佑仁、朱賜麟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頁223。

<sup>58</sup>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頁303、324。

<sup>59</sup> 連劭名：〈戰國竹書叢考〉，《文物春秋》2016年第4期（2016年8月），頁27。

<sup>60</sup> 俞紹宏、張青松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冊4，頁326。

「勑」，上注〔六四〕指出即《說文》古文「斷」，讀為「敦」。簡文指不能親身率軍作戰就不能達到敦勉（士兵）的效果（黃德寬）。《上博四·曹沫》簡三三「勑」作「𢇛」。「𢇛」即「𢇛」。「敦」「𢇛」皆从「𢇛」聲。「𢇛」「勑(斷)」音近古通。《莊子·逍遙遊》「越人斷髮文身」，陸德明《釋文》注引司馬彪本「斷」作「敦」。上博簡注釋「𢇛」讀「敦」可從。或讀為「專」。《易·繫辭上》韓康伯注：「專，專一也。」<sup>61</sup>

多數學者讀為「敦」，而「敦」又有「淳厚」、「勤勉」和「勉勵」三義。以上二字於上博簡寫法不同，二處編連後相距甚遠，故研究者都未用相同的釋讀。直到安大簡公布之後，此二處寫法相同，因此黃德寬就用相同的釋讀。

考慮到安大簡二處、上博簡一處寫做从「𢇛」得聲之字，因此本文認為此「𢇛」、「𢇛」皆應讀為「搏」。在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中有【𢇛通斷】、【𢇛通𢇛】、【𢇛通斷】等，可見之間關係十分密切。<sup>62</sup>由於在〈曹沫之陳〉兩個版本共四處，就有三處寫作「𢇛」，讀為「搏」則較「敦」或「斷」直接。

「搏」有聚集、集合之義。《管子·霸言》：「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尹知章《注》：「搏，聚也。君令不高不聚而聽之。」<sup>63</sup>《商君書·農戰》：「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是也。」<sup>64</sup>在《管子》中，似乎只是純粹聚集人民，不過在《商君書》中，就不僅是聚集人民，而是要聚集人心、團結人心。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韓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史記集解》引徐廣通為「專」，是「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而《史記索隱》指出「搏」音「團」，「團謂握領也」。<sup>65</sup>這裡是說韓馮將能取得秦、韓、魏三國的軍隊指揮權。「搏」有統一、聚集之義，這屬於由上而下的統一，而非由下而上的團結，與本文略有不同。

在銀雀山《孫臏兵法·將義》有一「搏」，其云：「將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搏，軍不搏則無名。」<sup>66</sup>此處是說將領要有信用，軍

<sup>61</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64，注釋70。

<sup>62</sup>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695-696、949。

<sup>63</sup>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頁472。

<sup>64</sup>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頁25。

<sup>65</sup>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1898。

<sup>66</sup>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頁174-176。本書「搏」注釋，引《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徐廣注。然此句話不論是指由上而下的統一，或是由下而上的團結，似乎都有道理。

令才能夠實行，軍隊才會統一、團結。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載〈瑯琊石刻〉云：「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此段文字在宣揚秦始皇功業。《史記索隱》謂：「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搏壹。』『揖』音『集』。」<sup>67</sup>此段末二句言秦始皇一統天下後，統一度量衡及文字。而前一句「搏心揖志」則是指團結聚攏民心。

在〈曹沫之陳〉中亦為此用法，「搏」即聚攏人心、確立相同立場。「一人有多，四人皆賞，所以為搏」謂一人有戰功，其他四人皆有獎賞，可以促進團結。因為在戰鬥時，不能只顧爭奪敵首或戰利品，而忽略作戰目標或是小組的安全。若全部都有賞，能夠增進小組作戰時的相互協調。「親率勝使人，不親則不搏」謂親身上陣勝過使役他人，不親為表率就難以團結眾人。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2月。

〔東周〕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

<sup>67</sup>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246。

〔西漢〕劉 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2版。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

## （二）近現代專書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朱賜麟：《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

季旭昇主編，袁國華協編，陳思婷、張繼凌、高佑仁、朱賜麟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3月。

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3月。

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華學誠主編：《文獻語言學》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8月。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1月。

俞紹宏、張青松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8月。



### （三）單篇論文

白於藍：〈《曹沫之陳》新編釋文及相關問題探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65>，發表日期：2008年8月3日。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heyouzu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4月15日。

李 銳：〈《曹沫之陣》釋文新編〉，「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lirui002.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25日。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中國文學研究》第21期，2006年1月，頁1-38。

連劭名：〈戰國竹書叢考〉，《文物春秋》2016年第4期，2016年8月，頁27。

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陣》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28>，發表日期：2005年2月20日。

陳斯鵬：〈談談安大簡《曹蔑之陣》中的幾處訛字〉，「中國文字學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南通：南通大學文學院，2022年11月19-20日，發表日期：頁82-90。

陳 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發表日期：2005年2月12日。

陳 劍：〈《清華簡（伍）》的「古文虞」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5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4月，頁261-286。

單育辰：〈《清華九》〈成人〉釋文商榷〉，《中國文字》總第3期，2020年6月，頁277-284。

蘇建洲：〈《上博（四）·曹沫之陣》三則補議〉，「簡帛研究」網站，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sujianzhou003.htm>，發表日期：2005年3月10日。

### （四）網路論壇

武漢網帳號「悅園」（尉侯凱）：〈清華九《成人》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

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2>，發表日期：2019年10月28日，12:33。

武漢網帳號「ee」（單育辰），發表日期：7樓發言，2019年11月22日，21:34。

武漢網帳號「王寧」，24樓發言，2019年11月25日，10:00。

武漢網帳號「王寧」，76樓發言，2019年12月14日，18:22。

武漢網帳號「潘燈」：〈安大簡《曹沫之陳》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簡帛論壇·簡帛研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8>，發表日期：2022年3月31日，15:56。

武漢網帳號「王寧」，65樓發言，2022年9月11日，14:31。